

王 静 如

民族研究文集

民 族 出 版 社

0100965

H2-53

1

王静如
民族研究文集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 青

装帧设计:刘家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静如民族研究文集/王静如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8. 10

ISBN 7—105—03141—7

I. 王… II. 王… III. ①民族学—研究—文集②语言学—
研究—文集③历史学—研究—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0233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国防大学印刷厂排版 国防大学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 字数:340 千字

印数:0001—600 册 定价:21.00 元

出版说明

DI46/12

长期以来，我国有许多专家学者在民族工作战线上从事民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他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发展这些学科的科学研究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了解老一辈科学工作者在民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他们个人的文集，希望这套文集的编辑出版能促进上述学科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这套文集是个人论文选编，不是全部论文汇集。所选论文力求体现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的学术水平。凡已出版的长篇专著均不收入。

这套文集中所收论文在编排上以写作或发表日期的先后为序。内容上不做重大修改，只在个别文字上做些订正。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有的还加了题解和注释。题解在各篇第一页下边，注释附在篇末。

序

马 学 良

四十年代初我在云南彝族地区调查研究彝族语言文字，收集彝文经籍，所得大多是关于彝族宗教方面的经书，我请唛毫（彝族司祭）给我讲解翻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少数民族古文字，既无字典，又无有关参考书，只是一个人和唛毫识字解经。

几年以后，我回到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急需阅读有关少数民族古文字的书籍，我在图书馆发现了王静如先生的《西夏研究》，篇中首先使我注意的是不仅对西夏文的形音义有明确的分析和许多详细的注释，更重要的是王先生应用比较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把西夏语与藏语、傣语（今彝语之旧称）比较，并有《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专论，内容主要是与西夏、西藏及印支语之比较研究，该文解题明确指出“白狼语言与西夏、西藏语言之比较——白狼语与台藏单语族各语系之比较——白狼即倮让（倮让即*Hlou—Sou），夜郎即No—Sou说——白狼语与Hlan—So语之比较——结论”。

我们知道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习称白狼歌，载《后汉书·西南夷传》，以汉字注白狼语言，每句下并有汉译，这是东汉初年的文献，距今近二千年。歌词全文四十四句四言，凡一百七十六言。王先生不惮其烦地把白狼歌与西夏、西藏比较，一一标注汉字古音、西夏语、藏语，释以汉意，通过语言与语言的比较和古今音变的比较，得出白狼语是西南诸夷语中之藏缅语族中的语言，与彝语、纳西语、藏语近，而不是“有人说它是中国（汉

语)方言之一种。”王先生从比较实证中得出的结论,对白狼歌的族属问题,可说是破千古之疑。其后中外学者研究此问题的宏篇巨著,虽多新说,但对白狼歌属藏缅语族,似无异议,惟其属藏缅语族中哪个民族的语言则有见仁见智之论。我认为王先生对这一问题早已有初步看法,也是在这篇论著的结论中提出的“由白狼及西夏语作诗歌比较中知其关系实甚接近”,言外之意二者必居其一,西夏早已消亡。幸文字今尚存于世,据王先生从白狼歌中自称“倮让”或no sou名称考证,认为白狼即今之彝族,如彝族至今犹自称no sou, ne—sou,那时限于资料,佐证不多,王先生并未遽下定论,于此可见王先生治学严谨的态度。

惟王先生在此文收尾声明说“如有机会,能将所有此地之西南诸语类整理稍具头序,则此结论另有所变更与改造亦未可知,我深盼有人来商榷或讨论”。我于1986年写《倮让考》,正因四十年来“西南诸语类整理稍具头序”,有些后起的资料更能证实王先生发端之论,我也只是提出一点佐证,并无商榷或讨论之意。

王先生是中外著名的语言学家,早在三十年代王先生就深知语言文字是反映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他在《西夏研究》引论中提出“关于西夏语有能证明西夏制度,文化或史地的在本刊论文中已多有讨论,今更列数则于此,以见其重要而予治‘西夏学’者一种参考”。王先生以其丰富的史地知识、文物考古、佛教经典考证西夏文字,尤其应用比较语言学方法进行同系语言的比较,被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誉为这种比较方法在“吾国人中盖自王君静如始”(《西夏研究》第一辑陈寅恪序)。于此可知研究语言文字,需要各方面的知识,我们从他的这部论文集中涉及学术各方面的论著,说明王先生是一位真正博大精深的语言科学家。

王先生长我十岁,但与我忘年交,介于师友之间,晚年常苦知音者少,在学术上他不甘寂寞,每有所得,必约我或我的学生交换意见,不耻下问的精神,常为后学们敬佩。先生去世的前

十天，曾约我到他的书房，先生童颜鹤发，喜形于色，他对我说，最近我有三大喜事，不能不对老友说，一是五年前患前列腺癌在协和动过手术，医云五年后若不复发就不必担心了，最近检查，医生告知可以放心了；二是先生晚年在其次子龙友协助下编写《西夏文字典》已基本完成了修订工作；三是对学术上某一问题冥思苦索，最近有所创见。我听后也分享他的三大喜事，尤其为他的健康异常高兴。想不到十天后就听到王先生谢世的噩耗，谁知那次谈心竟成了我与王先生最后一次论学，呜呼痛哉！

我已年近八十，眼见师友辈相继凋谢，真有“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之感。喜闻先生文集行将问世，龙友君求序于我，百感交集，执笔不知所云，因书数语寄托哀思，并以纪念先生逝世二周年祭。

1992年7月于素园书屋

目 录

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	1
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	17
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	35
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	53
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	89
重论ārši, ārgi与焉夷, 焉耆·····	153
西汉的奴隶和佣假·····	163
关于达斡尔语言问题的初步意见·····	246
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	283
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	332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	347
西夏语音系导言·····	362
新见西夏文石刻和敦煌安西洞窟夏汉文题记考释·····	385
附录	
王静如教授小传·····	426
著译目录·····	434
后记·····	438

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

(1930年)

从狄维利亚著《西夏唐古特国字研究》^[1]以后,世人对于研究西夏文字的兴趣便渐渐浓厚起来,到了《番汉合时掌中珠》出现,关于文字方面的考释算是可以猜想假定了,但是语音方面那就没有什么人能够有全体的讨论,或较进步的研究。自然是劳拂博士也曾用印支语族来推求西夏音值^[2],不过那时藏译音他还没有研究过,所以虽然讨论的不多,可是就有许多错误的地方。这件事直到俄人聂斯基教授才得到更多的材料来假定一些少数西夏字音^[3],他的方法是将汉、藏译对照研究,所得的字音当然比劳拂所考订的确实些;但是因为藏译音本来不多,考订的也就不能普及,西夏文字仍然有些难读。并且汉译照今北京音读与藏译背谬太甚,其异处又无解说,音理方面,难以明了。我们知道凡研究一种语言必先知其音读,然后才能渐进以它语比较而求其语根,虽然西夏文是一种死文字、死语言,材料是那樣的缺乏,可是我们仍然不能离开第一步跳级而进去求那不可靠的结论。所以我得想出更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它,再从其同异之中求些通例,渐渐扩张到汉译音的大部分,那么西夏文至少有五分之一可以读了。再据以求语根,或不致大误。现在我们先看伊凤阁先生的汉藏对译的方法。他说:“中国字典按唐音排列,虽不适用,但西藏拼音,有许多字,书出人不能念。故此知西藏拼音亦有一定限制。两种限制比较起来即可得西夏拼音。”^[4]用这种方法自然也

* 原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2分册。

能想象出来西夏音简略的组织，但当中那细密的地方就有几件事教人揣度不透了。譬如汉语“那”、“难”；“怛”、“噤”；“你”、“宁”；虽各有歧异，而夏音则同，（“那”、“难”韵不同，音一字，“怛”、“噤”声韵俱不同亦音一字）。那么里边收-ŋ或收-n同不收-ŋ、-n的为什么一点没有分别呢，n-和d-亦互相混乱呢？伊凤阁没有方法去解决它。他说：“由此可以断定平常必有换音法，即以轻音换重音”。我们对于他这样的答复觉得不能十分满意，恐怕就是他所谓那换音的方法或者也终属于幻想罢了。我们也不必就悲观起来，以为西夏音实在没有办法了，如果我们着眼到西夏汉音的方音性或它的时间性，再拿藏音比较一下，就好象有一线的曙光似的，下面就是一些举例。现在先论汉译音。

我们讨论汉译音先决的问题，就是他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我们知道《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年代是作于西历公元1190年^[5]左右，西夏国区域占有今日陕西的北部、甘肃的西北部，那么它那汉译音当然也出不了那几处的方音。现在我们用好几处西夏附近的西北方音和藏译音来比较，觉得总有些相合，再拿日本译自唐末（七世纪）北方音的“汉音”^[6]一看，更可想象他那音值的大概了。假如伊凤阁说谓换音法的“刚、高”同音一字最难决的问题，我们若拿日本“汉音”西北方音来比较一下，就不能算是那么难的。现在我把那最不易解决的阴阳互用问题来说明一下。

1、附声韵的讨论

譬如西夏“深”字，音为“那”、“难”，其韵在古一阴一阳，今日亦然，以之决同音一字之当否，自属未可易定，但试观今日西北方音，日本“汉音”那就不难明了：

西夏字	汉译音		藏译音
[1] ^[7]	那	难	
	汉音 da	dan	gnah ^[8]

归化	na	nã
大同	na	næ
太原	no	næ
忻县	nda	ndã
太谷	no	na
文水	ndlll	ndã
凤台	na	nɛ
兰州	no	næ
平凉	no	næ̃
西安	no	næ̃
三水	lo	læ

从以上比较看来西北方音特色，就是没有古音的附声鼻韵 -n，有几处作成半鼻韵，有几处简直是纯元音。试想这“那”和“难”在韵尾上如凤台的“na”和“nɛ”，大同的“na”和“næ”，还有什么大分别呢？自然是如太原、太谷、兰州等处“那”的元音全是“o”和“a”或“d”相去较远，但我们知道它乃从古音a变来的，那æ的演成又是因失掉舌尖附声鼻韵“-n”使舌位依前而来的，它的古元音也是“a”，那么它的古音读为“a”或“a”大致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了，最好的如藏译为“gnaḥ”，更使这个假定确实一些。从这方面看来，那所谓“转音”的方法，简直没有什么成立的理由。同样的情形，收-ng韵的亦会和一个纯元音的同音一字，譬如：

西夏文	汉译音	藏译音
〔2〕(心)	你 宁	
汉音	?	dei ne,
归化	ni niɛŋ	gpeḥ
大同	ni niəŋ	gne
太原	ni niəŋ	
忻县	nɬi nɬiã	

太谷	ni	niã
文水	ndi	ndiã
凤台	ni	ni
兰州	ni	niã
平凉	ni	niã
西安	ni	niŋ
三水	ni	niŋ

我们看“宁”的半鼻音和纯元音的情形，同“你”音近似，和上边刚讨论过的“难、那”条没什么不可解说的。元音的内容，后边将讨论。现在只要先说明它在收附声鼻韵“-ŋ”的字同纯元音译音一字的关系就是。

总以上两项，我们大概可以知道那阴阳互用的原因了。现在我们有个更好的例字，内容包有“-n”、“-ŋ”和纯元音三种音译一字音，使我们彻底明了当日西北方音的特色。同时也知西夏的音值并不因附声韵的不同和纯元音互用有所差异。

西夏文	汉译音			藏译音
〔3〕(了解)	(精善)	剪	姐	
汉音	sei	sen	sa	rtse
归化	teiɛŋ	teiã	teia	
大同	teiəŋ	teie	teie	
太原	teiəŋ	teie	teie	
忻县	teiã	teiŋ	teiə	
太谷	teiã	teiẽ	teie	
文水	teiã	teiẽ	teie	
凤台	teiã	teia	teia	
兰州	teiã	teiæ	teiə	
平凉	teiã	teiæ	teiə	
西安	teiŋ	teiẽ	teie	
三水	tsiŋ	tsiæ	tsie	

我们拿这三种韵来比较，那是多近似啊，所以我们来论西夏音正不必跟着他们走那条旧路。在本段未完以前，我不能把那古韵有附声鼻音“-m”的字忽略过去，在西夏汉译音当中它们和别的附声鼻韵有一样的不幸，全部消失了，如它们译“人壬”二音用〔4〕“申、深”用〔5〕“三、珊”用〔6〕等都可证明。仅举〔4〕音为例，如：

〔4〕	人	壬
古音	ɲziɛ̃n	ɲziɛ̃m
忻县	zɛ̃	zɛ̃
太谷	zō	zō
文水	zɛ̃	zɛ̃
凤台	zã	zã
兰州	zɛ̃	zɛ̃
平凉	zɛ̃	zɛ̃
西安	zɛ̃	zɛ̃
三水	zã	zɛ̃

他们都是各自相同，并没例外。可见宋末西北方音已经把所谓闭口韵的“-m”尾完全失掉，渐演成今日的半鼻音。关于阴阳互用的解释，现在就止于此。不过我想一定有人还记得数年前，纲和泰在他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9]文中，曾提起了梵僧法天宋初入中国译经，译“龙”为“lu”，“囊”为“na”，并举回鹘（uighur）文译“龙”亦为“lu”来揣想中国中古的方音。同时胡适之先生更进一步来疑其为西北方音里的变迁。他说：“法天初至中国，先在鄜州（陕西）译经，后在蒲津（山西）译经，最后乃到汴京。我疑心这个变迁是当时西北方言里的变迁”。现在我们给他证实了，同时也想到西北方言这个半鼻音和失掉鼻韵的现象在宋初已经是发生了^[10]，更可以说明了上边所讨论的并不是妄想。下面我们看古代非鼻韵的附声韵（入声）怎么样。极明显的，它同上边情形一样，失掉“-p”、“-t”、“-k”尾而与

纯元音同音一字，如“鹿、露”，“斛、虎”、“猪、竹”各自同音，当中最有趣味的便算“三（古音sam）、萨（古音sat）”同音一字的一条了。一个收“-m”，一个收“-t”却来音一个字，除非他们都是纯元音否则不能解释这个现象。底下我们来讨论声母。

2、声母的讨论

（a）西北方音在其他方音里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除“m-”、“n-”、“ŋ-”之外，还有“mb-”和“nd-”、“ng-”三种。如“米”忻县和文水是“mbi”，“内”是“ndue”及“ndei”，它在上古是不是这样，不得而知，但它在唐、宋这种现象，确很发达，日本译的“汉音”，就是这样的，（“吴音”不如此）马伯乐先生曾根据其他证据来说明日本汉译音，指出当唐代时候，北方方音有这种现象^[11]。现在我们用藏译和汉译对照起来，知道宋朝西北就是这样。如：

西夏文	汉译音	藏译音
〔7〕(定，必)	宁	
汉音	dei	gdeḥ
忻县	nd̪iã	dheḥ
文水	nd̪iã	dhe
〔8〕(字)	泥，涅	
汉音	dei	dhi
忻县	nd̪i	
文水	nd̪i	
〔9〕(列，折)	藐	
汉音	bio : (eu)	dbuḥ
忻县	mbiu	
文水	mbiau(α)	
〔10〕(下)	迷	
汉音	bei	ḥbhi

	忻县	mbi	dbhi
	文水	mbi	hbiḥ
(11) (瑞)		玉, 狱	
	古音	ɳiwok	ḥgu
	汉音	giok	
	西北	ÿ或ÿə	
(12) (上, 于)		鵝	
	汉音	ga	ḥgo
	归化	ŋ	
	大同	no	
	太原	ɤe	
	忻县、太谷	ɳgə	
	文水	ɳgɯ	
	兰州	no	
	平凉、西安	ɳo	

从这个比较上看来, 宋代的西北方音确有一种鼻音破裂音藏在里面。所以我们从汉译音揣想西夏音, 不可把它忽略过去。

(b) 在汉译时由于声母“r”在西北方音中没有, 所以骨勒就在声类“来”母字(以译 l-)的左边加上个“口”旁以代表它的特点, 如:

西夏文	汉译音	藏译音
(13) (流, 去)	啰	rah, ra
(14) (骨)	呤	ri
(15) (诸)	吹(六丁)	ru
(16) (所?)	嘿	gri, ri

这种方法是梵汉译音的旧习惯, 它因袭了, 亦就是伊凤阁所说的“风音”。

(c) 声母方面, 除以上揣想的, 在西夏汉译里边还有两字音一个西夏字的现象。这是很可注意的事情, 同时也是我们最难

想象而前人好弄错的一件事。因为《番汉合时掌中珠》上把两个字横排起来,所以他们对于读法也产生次序的差异,如研究西夏文中人物劳佛博士他看见[47](耳)旁注有横排“六泥”的音,他就按西文习惯由左而右的读为“r-ni”,并且用藏文“r-na”来比较,“穴”为“长尼”,“人”为“卒尼”。他说这泥(ni)是西夏语的接尾字,这种说法,他自己都难以说明那些两字音一字的缘故。大概他全忘记了那《番汉合时掌中珠》是给汉人和西夏华化的人看的。汉文旧习惯都是从右而左,他既用汉字来注音,当从汉人习惯,万不能忽从他习,自左而右和本书次序交错的。现在我们更知道有一个很有力的证明,就是凡用两字注一音的第一音“尼”等字(如“六泥、长尼、赉尼、粗尼、祖尼”等等按汉文读法“尼”为第一字)仅作浊音用的,殊非像伊凤阁说的前置字音,更非接尾语。如:

西夏文	汉译音	藏译音
[17](坐)	尼祖(tsuo)	hdz <u>wu</u>
[18](长)	尼长(ɕ'iaŋ)	hdzoh
[19](穴)	尼长(ɕ'iaŋ)	gdʒoh
[20](时)	尼精(tsiaŋ)	dzeŋ
		hdz <u>eh</u>
[21](行)	尼征(ɕeiaŋ)	gtʃ <u>eh</u> gtʃe
[22](呢?)	鱼各(kak)	bge b <u>gu</u>
[23](计)	喀作(tsak)	gzor <u>ŋ</u>
[24](迺)	尼赉(tʂok)	dʒi <u>h</u>
[25](虚)	宜则(tsək)	htshoh(t <u>sho</u>)

还有许多不必全举了,从藏译方面就可以看出那第一字“尼”等的用处,自然它们也有不十分相合的地方,但是我们要想到它还有时代不同的关系,大体上恐怕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关于声母我想就说到这里,有的问题希望等些时候再就,现在我们讨论元音。

3. 元音的讨论

近代的“ɿ”、“ʅ”是从较古一点“i”变来的,“o”从古合口的“ɑ”变来的,差不多谁都知道。(这里最应当注意的就是“ɿ、ʅ、o”来源不同,最好参照《中原音韵》之“齐微”和“歌戈”两部。下面就以此为根据。)西夏汉译音也是一样。如:

西夏文	汉译音	藏译音
[26](烦)	日、知(ɿ)	gɿi
[27]	室、实(ɿ)	tʃi
[13](去、流)	啰(o)	ra
[28](好、善)	诃(o)	dpan

除此之外还有个最普通的现象,就是:

(a)凡今音 iŋ, 古音 iəŋ, iɛŋ, iɒŋ, iɛŋ, 西北方音为 iə 类音的, 在西夏都是“e”, 如:

西夏文	汉译音	藏译音
[29](法)	精	
古音	tsiɛŋ	rtse
汉音	sei	
西北	tɕiə	
[30]	请、青	
古音	tsʰiɛŋ	tshe
汉音	sei	
西北	tɕiə	
[31]	丁	
古音	tiɛŋ	te
汉音	tei	
西北	tiə	
[32]	喻	
古音	mji(w)ɒŋ	h̥bheh̥